

悼浴日先生

趙尺子

一、正盼竹林寄札來，忽看訃告啓沉哀！爲何戰鬪艱危日，又哭「軍文」一異才？

二、識君憶在八年前，籌築孫亭祀古賢。除却錢君與浴日，誰能計出十三篇。

三、人方貪肉輕曹劌，君乃長吟學孔明。地下更無捫蝨處，書生何苦好談兵？

四、中和鄉裡舊蘭干，我未飛時淚已彈。四卷兵書三尺劍，疑君夜乘一燈看。

大約是民國三十六年或次年，在東北行轅新聞處讀到浴日先生主編的《世界兵學月刊》。由這月刊的廣告上，看到他著有孫子兵法新研究，兵學隨筆，和某中將所著的軍事哲學剖記等書目。匯款各購一冊，讀後，很欽佩他的軍事知識，我想浴日一定是一位青年將軍。不久，又看到他發起在蘇州籌建孫亭，祀孫武子，有募捐啓及孫亭圖樣，更感到在這武人廢書不讀學不師古的時代，浴日能見其大，真是值得響應的，乃發動行轅新聞處同仁，捐募了一點錢，寄給世界兵學月刊社。得到他一封信。直到三十八年春，我奉雪水局長命調到政工局，任教育專員，才在人名簿上查到浴

日的名字，原來他也是一位專員，而且也和我一樣是所謂「軍文」，並不是將軍。時正撤退，人荒馬亂，找他一番，並未找到。這年二月，我來臺灣，五月到鳳山教書，辭去政工局的職務，我以爲他在廣州，大家不易識面了。廣州失守，政工局入川，不久四川也告淪陷，我每於關懷政工局友人的安危時，對於這位尚不識面的浴日，也不覺地要念道一番。三十九年，聽李震兄說，浴日正在臺北：我真是喜不自勝，一位有兵學修養的「軍文」並沒有被匪殺戮了，這對於軍人正是一個幸事。四十年，我出版「因國史」，裡邊說到孫武子，寄他一冊求教。很快地得到覆信，對於我所講孫武「因其鄉人」，「因其官人」，「因其敵間」的「因」字，批爲「獨得千古之秘」，並囑我寫一篇千字的小文，專講「用間篇」，說是準備引入他的近作孫子兵法之總檢討裡去云云。不久，李震兄引浴日來訪，一見如故。可惜我對他的「廣東國語」不能十分聽懂。從此以後時常通信，紙上談兵，意見沒有什麼出入，四十二年七月，我們長談了不下十次，還叨他好幾回「一盅兩件」，爲他主編的「戰鬪月刊」寫過十幾篇文章，我對他的印像是十分深刻的，覺得他在今日的「軍文」裡確是一位異才。今年六月上旬，我們談到「軍文」可否任參謀長問題，他主張應增設「戰略參謀長」，由文人

知兵者任之，依據中外兵學，建立軍隊的兵學思想，並解決軍中問題，因爲軍中有許多問題，確非糾糾武夫所能了解的。當時他談到王猛和諸葛亮，以爲王猛臨死還諫諍符堅不可伐晉的戰略家及政略家。這原本也是我心裡的話，被他一說出，我自愧說不了他那樣中肯。七月初他來一急信，限三天內爲「戰鬪月刊」寫一篇關於俄寇毛匪戰術的文字，信中說我是什麼「自由中國唯一懂得匪情的專家」？這是他亂拋高帽子，不能接受，覆信壓還，文章却是寫了，這就是五卷二期那篇「國際匪幫侵略戰術的研究」。不意這兩信一文，就是我們八載交情的最後紀念品了！浴日死得太早，死得可惜極了！我說早，有兩點意思：一是他才四十七歲，一是他沒有目睹王師北定中原。說死得可惜，意思便更多了，「軍文」裡難得再找出第二個李浴日！風度，學識真是難得！如果他活下去，對於反共復國的士氣人心，必有很大的影響。如果他活下去，會把中西兵學精華揭發出來，統一起來，這是比他年長的人所未做到的。比他年青的人所很難做到的一大工作。如果他活下去，他必會有一天成爲「戰略參謀長」，對於將來國防建設乃至世界軍事思想都有裨益。所以我說他「死得可惜極了」。但他竟而死了。這半月來我總感覺得，好像失去了什麼重要東西似的。平生多次遭遇友人亡故，憑臨一弔或撫棺一哭。只覺得又失去一位朋友了；唯獨近日對於浴日之死，我覺得不止是失去一

位朋友，似乎比失去一位朋友還更多了些什麼。他開弔的一天，我進入靈堂行禮，想到幾月前在同一地方向一位老者遺孀行禮，前後心情大有不同：向那位老者行禮時，我哭了；向浴日行禮，我沒有哭！——却忽地起了一番疑問，人活着時，聽憑他受窮受苦，人死了時，對着他善頌善禱，這是什麼道理，什麼人情？浴日生時，爲了金門勞軍專號，來函徵詩，我沒有交卷，因爲久不做詩，拿不出手了。他後來看到「反共抗俄經驗談」後邊寫的一首五古，知道我能做，並且要我贈他一首詩。我仍是笑謝了。他作古的一天是星期日，上午我到中和鄉去看朋友，本意回頭到他家小坐。臨時有事，過門未入。星期二上班看報，見到訃文，才知我擬看他的時間恰是他長眠的時間。當時如果去了，便能見他一面。但這機會是絕不能再得了。看訃文後，呆了一陣。我正在「紙上談兵」，不談了，便寫下這四首小詩，也算作「掛劍」吧。